

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



邱少云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

●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●

邱 少 云

张志华 陈 冬 编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《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》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主 编：耿 峰

副主编：侯 健 扈剑华 葛能全

编 委：方 鸣 王砚波 王 樾

任梦熊 冯 缓 伏 琥

李鸿冰 胡晓林 赵晓东

靳建国 慕 京

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—邱少云

编委会 编

*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100037)

北京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2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

字数：100千字

ISBN 7 80037-493-9/G·312 定价：3.40元

目 录

一、悲惨的遭遇	1
二、在革命的熔炉里	11
三、到了朝鲜	35
四、为了整体,为了胜利	67

一、悲惨的遭遇

父母的惨死，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年幼的邱少云肩上。他为地主放过牛，推过磨。在傅家面馆当学徒时，劳累成疾被赶了出来，在为资本家修路时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了壮丁。

1

1931年，邱少云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关渡乡邱家沟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。

邱家沟，在很多年前只是一座光长草的荒山。有一年，几家姓邱的穷苦百姓逃荒走到这里，搭起草棚，把荒山开垦成田地，这样，山沟里才有了人烟。好景不长，只过了几年温饱的日子，住在铜梁县城的地主李丙

云，造了张假地契，又串通了县长，硬说山是他家的，就把穷人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霸占了。穷人有理无处说，开垦土地的人倒成了受地主剥削的佃户。

邱少云全家六口人，只有半亩多地，为了养活全家，父亲邱炳荣只好租种李地主的几亩地，受尽了盘剥。邱少云九岁那年，家乡遇上了旱灾，虽然都到了冬季，也少见雨雪，麦苗黄瘦黄瘦的，豌豆也不见长。往年糠糠菜菜还能勉强对付过去，今年遇上了坏年成，打下来点粮食，交完了地亩税，剩下的叫李地主刮了个精光。狠心的地主还不罢休，他扒拉着算盘珠，硬说还欠他五担地租。眼看着日子实在没法过了，邱炳荣忍痛打发少云的哥哥东云去给地主放牛，自己和同村几个人去给船老板拉纤。哥哥给地主放牛吃尽了苦头，一回到家就哭，懂事的邱少云总是抱着哥哥被打红的胳膊，向红肿的地方吹凉气，想为哥哥减轻些疼痛。

为了一家人不饿肚子，父亲一天到晚背着根绳子拉呀拉呀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安溪河，一气儿为船老板拉了三个月的纤。那是多么难熬的三个月呀！冬季河水浅，有的地方分不清是逆水还是顺水，就是顺水也得拖着载满一船纸的木船，喊着号子，哼哼嗨嗨，在河边乱石滩上挣扎着前进。遇到水深流急的逆水处，阻力加大，肩上的绳子直往肉里勒。三个月里，每日披霜戴露，吃的是残汤剩饭；肩膀磨破了，腿走肿了，脚被尖利的石头划得满是伤口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，满指望能早早地带回些工钱，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过个团圆年，哪知道，船老板硬是不发工钱。邱炳荣是个性情耿直、不畏强暴的庄稼汉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对一起拉纤的穷兄弟们说：

“到了安居镇，如果再不发工钱，我们就不拉了！”

“对，不发工钱就甩手不拉了！”穷兄弟们异口同声地响应。

船到了安居镇，一上岸，邱炳荣就问管帐先生，到底什么时候发工钱。

管帐先生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要发要发，等东家一句话就发。”

“走，问船老板去！”

邱炳荣怒气冲冲地向身边的弟兄们挥了一下手，带着船工们涌向船老板家。管帐先生一看事情不妙，连忙溜进屋。狡猾的船老板转转眼珠，似笑非笑地走出屋，搪塞地说：“诸位莫急，莫急嘛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事好商量，工钱是少不了大家的，等……等这船纸拉到重庆卖了，就……就发。”

“不行，现在就发。”

“不发就不拉了！”

听说船工们不拉了，船老板有点发慌。要是真的不拉了，这船纸在年关以前到不了重庆就赚不到钱了，这还了得！船老板黄眼珠又转了两转，装成一副让步的样子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先发两块大洋，等从重庆回来以后再发齐。要是大家加把力，赶上好行情，多卖了钱还要加分红利呢！诸位看看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！”邱炳荣见老板在耍滑头便说，“又不是你手头没钱，为什么要等到从重庆回来？家里老婆孩子饿着肚子等钱用！我们等不起。”

“对，不能等！敢情你吃得肥头胖腮，哪知道我们穷人的艰难！”船工们齐声嚷着。

老板看看船工们不上他的当，只得忍痛发了三个月的工

钱。但是，他恨透了领头闹事的邱炳荣，他一边瞅着帐房先生扒拉算盘珠儿，一边暗自打着鬼主意。

这天黄昏，船到龙王沱靠了岸。劳累一天的船工们蜷缩在破棉絮里早就睡着了，唯独邱炳荣心事重重睡不着。

他一个人坐在船边，摸着口袋里的几块银元，遥望着夜色苍茫的远方。水流冲击着船底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船舱里的油灯透过板缝，闪烁着昏黄的光亮。突然，他身后“咚”地响了一声，他刚要回身去看是怎么回事，几个护船的狗腿子已猛扑到他身上，不由分说，卡住他的脖子，捆住他的手，往他嘴里塞满了棉花，七手八脚搜走了白天刚刚到手的血汗钱，然后把他推进了安溪河里。

凄风苦雨挣扎了 30 多年的邱炳荣，就这样被无情的安溪河水卷走了……

年关快到了，外出做工的人们陆续回来了。每天清晨，邱少云的妈妈总是站在屋外的松树下，向丈夫离家时的方向眺望。家里早已揭不开锅了，母子四人只能靠吃野菜度日。快过年了，她多么盼望丈夫能带些大米、盐回来。

年关一天天临近，年仅九岁的少云，睁大忧郁的眼睛，望望蜷缩在炕角的两个年幼的小弟弟，又望望瘦弱的妈妈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贫困，已过早地使他懂得了生活的艰辛。他已学会安慰妈妈，照顾弟弟。

这天，邱少云看到妈妈在屋外寒风中伫(zhù 住，长时间站着)立了半天，便走到她身旁，轻轻拉了拉妈妈的衣襟，“妈妈，外边凉，回屋吧，爸爸明天就会回来的！”

妈妈苦笑一下，爱抚地搂住了少云，枯瘦的手指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脸。风吹乱了她的鬓发，挡住了她的视线，隐约中，远

走过来一些人。她拢了拢头发才看清，原来是同村的邱大哥他们。他们是同丈夫一起去拉纤的。啊！终于回来了，妈妈兴奋地凝望着。

那些人也认出了邱妈妈，象躲着什么似地低下了头，放慢了脚步。饱经沧桑的邱妈妈感到头皮发紧，心“咚咚”地加快了跳动，怎么炳荣没同他们一起回来？

少云也看到这些叔叔、大伯，象见了亲人似地摇着妈妈的手，当没发现自己的父亲时，他疑惑了，仰起脸望着妈妈。

“大哥，”邱妈妈叫住了走在前面的邱大哥，“炳荣怎么没回来呀？”望着她憔悴的脸，忠厚老实的邱大哥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哀，点燃烟袋，蹲下身子，一口一口地抽起来，过了半晌，才低声地说：“弟妹，你要带着孩子们过下去呀！炳荣……”

“他，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不明不白地掉进了安溪河里……”

“啊！”紧跟着妈妈的邱少云，头顶象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棒，顿时眼前一片漆黑，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

当邱少云清醒过来时，只见叔伯婶娘们正把昏死过去的妈妈往屋里抬。“妈妈呀，妈妈……”少云踉踉跄跄地朝妈妈扑去……

爹就这么死了，妈妈受的打击太大了，做着做着活，一想起爹就哭起来。他哥哥外出做工，想挣点钱养家，可是一走就完全失去了音信。才30来岁的妈妈，头发白了，心口痛、头风病一齐折磨着她。她拖着病弱的身子，领着三个孩子在生死线上挣扎，到了冬天，邱妈妈只好领着孩子们逃荒要饭，挖野菜充饥。

精神的打击，生活的折磨，使邱妈妈的病越来越重，渐渐地走路腰都直不起来了，步子也挪不开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干着干着活，忽觉一阵天旋地转，晕倒了。

为了治好妈妈的病，少云见人就打听药方。他听说野山楂能治妈妈的病，天不亮就上山，踏着露水，照着人家说的样子采来了野山楂。听说一种叫野黄连的草药能治吐血，他翻山越岭，顶风冒雨，一气跑出30多里，才在一座大山里采了来。

可是，这一切已挽救不了妈妈那饱受摧残的病体。一天早上，邱少云捧着采回来的草药，一进门就看见妈妈躺在床上，脸色惨白，嘴边上残留着紫黑的血迹。他扑到妈妈身边，推着妈妈，喊着妈妈，可妈妈的身体已僵硬了……

从此，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年仅13岁的邱少云身上。

2

为了养活比自己还小的两个弟弟，邱少云拿起了妈妈用过的讨饭竹筐。他东讨一点，西拾一点，三条小生命就这样维持着。

乡亲们见小哥儿几个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便劝邱少云出去替人帮工。起先，少云不肯，他怎能丢下两个弟弟呢！可是，不去做活，哪有活路呢？他狠了狠心，把弟弟们寄养在亲戚家，强忍着泪水，走出了家门。他对自己说，要多挣些钱，回来养活弟弟！

帮工的生活是苦难的。起初，邱少云给一家姓丁的地主放牛。满怀信心的少云跨进东家大门，他暗暗对自己说，只要自己肯卖力气，一定能多挣钱，弟弟们也不会再挨饿。他使出全身力气干活，早上天刚蒙蒙亮，别人还在睡梦中，邱少云已赶着牛群出了村庄，一路上，他还要打草砍柴；晚上回到场院，把

几大捆柴草一放，又手不停脚不闲地喂猪、扫院、担水、推磨、劈柴。一想到甩出的汗珠能多换些大米、盐巴，弟弟们欢天喜地，苦苦又算什么呢？

年关到了，邱少云拿着口袋到地主家去领米，地主算盘珠子扒拉了一阵后，他没想到，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活，还顶不上每日的冷饭钱。他咽不下这口气，离开了丁家。

不久，经人介绍，他在安居镇上的傅家面馆当了跑堂。说是学徒，条件苛刻得象做长工。投师契约上说什么三年学徒期间，不许偷懒，不许顶撞，不准偷吃东西，不发给工钱，不管衣穿，病、伤、残概不负责，学徒期满，再帮工两年……。

契约简直就象一张变相的卖身契。为了有口饭吃，邱少云狠狠心，在上面按上了手印……

邱少云被安排住在灶房里的一个被油烟熏得漆黑的角落里。每天天不亮，老板便吆喝着几个学徒起来干活。

傅家面馆的生意还算兴隆，每天要用 40 多担水。邱少云从天不亮开始，一直挑水到夜深人静，直到面馆关了门。

邱少云挑水的河，离面馆有一里多的坡路，有的地方又陡又滑，遇到下雨，稍不留心，就有摔倒、滑到河里的危险。

从早到晚，邱少云低头干活，从不多说一句话。他相信，汗珠子不会白洒，只要肯出力气，日子总会好起来，弟弟们就会有白米吃。但是，少云太憨实了，过度的劳累，他的身体终于吃不消了，患上了水肿病。他常常感到头晕，动一动就一身虚汗。他咬着牙，挣扎着起来做活。他熬着、盼着，出徒的日子终于快到了。

6 月的四川，整天稀稀啦啦地下雨，整个一条安居镇大街尽是泥浆。坡路上，象抹了油，又粘又滑，空手在上面走也不免

要摔跤，挑上水，就象是走冰路，刺溜打滑。

这天，一早起来，邱少云感到头昏沉沉的，脑门发烫，浑身发冷，眼前直冒金花。可是，老板娘监工似地坐在门口盯着师徒们干活。他强忍着，挑起水桶出了门。一担，两担，挑到第三担时，邱少云已是脸色苍白，气喘吁吁了。师兄们劝他歇一会儿，少云苦笑了一下，挑着桶向河边走去。挑起第四担水，眼前一阵发黑，顿了顿，勉强走上陡坡，就要到坡顶了，突然，少云脚底一滑，身子一歪，连人带桶滚到了坡底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冰凉的雨滴使邱少云慢慢地醒过来了，他挣扎着爬起来，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疼，用手一摸，摔破了。邱少云顾不上擦净身上的泥巴，连忙重新打了满满两桶水，几乎是爬着上了坡，一步一晃地向面馆走去。

没等进门站稳，老板娘便气势汹汹地一步冲到他面前，尖着嗓子骂道：“你这个懒货，上哪儿偷闲去了？这么半天，你是要砸了我的买卖不成？”

“我……我路上滑了一跤。”

“滑了一跤？唉呀，你这个笨蛋，快看看我的桶摔坏了没有？我是要你出力气干活的，不是叫你跌跤摔水桶的！”

“你，你……”

邱少云气得嘴唇哆嗦，眼前一黑又跌倒在地上。旁边为少云愤愤不平的师兄们赶紧上来托起他的头，七手八脚，有的帮他擦泥水，有的替他洗脸上的伤，年长的大师兄用手拭了拭少云的额头，吓了一跳，这么热！

“他病成这样子，给你们干活，你们还骂他摔了水桶，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怎么了！我们不能白养一个大活人！病了干不了活，

就给我滚！”

从此，沉重的劳动之外，又加上了老板娘时时传来的叫骂声。对这一切，邱少云忍着，不出声，他拖着病身子继续挣扎着干活，还有几个月就熬到出徒了。每当夜深人静，累得全身酸疼的邱少云，想到出徒就可以拿工钱，他感到一丝欣慰。心想家中的弟弟一定长高了，正盼望着他的归去呢！几百次，几千次，他在梦里看到了妈妈、爸爸、哥哥，弟弟……

然而，邱少云并没有熬到出徒那一天，狠心的老板娘再也不愿养活他这个“白吃饭”的徒工了。少云拖着病体走出了傅家面馆……

从傅家面馆出来后，为了糊口，他不得不到处打工做活。邱少云在码头为船主扛货包，上百斤重的货箱把他的脊背压得弯弯的，一天下来，常常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。一天两天三天……累了停一停，喘口气，饿了吃几口冷稀饭。三个月后的一天，邱少云吐血了，看到他病成这样，即使好了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卖命了，船老板解雇了邱少云。

拖着病弱的身体，邱少云终于回到了自己梦中想念的家。然而，他可怜的两个弟弟为了挣口饭吃，已被迫给地主放牛做工去了。

为了维持生活，没等病完全好，邱少云就又支撑着病体去为资本家修公路、砸石子去了。

四川的夏季，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，公路被烘烤得烫人，公路边的小树都无力地垂下枝条。就是这样，邱少云和工友们还要在和蒸笼一样热的路基上，把石子砸碎，铺垫上去。尖利的石子不时划破邱少云的手和脚，汗水湿透了他那褴褛的衣衫。他的背弯得更厉害了。过早的劳碌奔波，使邱少云眼

睛里已失去了应有的青春神采，对于他来说，一切都是那么冷酷。

然而，残酷的命运并不因此而放过他，阴云再一次笼罩在他头上……

1949年秋天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补充兵源，做最后的挣扎，在四川大肆抓壮丁。

这天，邱少云正在埋头干活，突然，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，只见一群人边跑边喊：“不得了罗，抓壮丁的来了，快跑哇！”一时间，工人们扔下手里的锹、锤，飞也似地向四周逃散。邱少云和几名工友向公路旁边的山上跑去，可就在他们吃力地往山梁上爬的时候，国民党乡丁包围了他们，不由分说就把他们绑了起来。

在枪口的驱赶下，邱少云等几个人被押到乡公所，同其他百十个壮丁一起关进一间大仓库里，等着被送上前线。

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幕，邱少云绝望了。他恨，恨那些抓他、打他的人。虽然他并不了解解放军是啥样子，但他深信，解放军一定是来打坏蛋的。他盼望着解放军早一天到来，盼望着穷苦人不再受气的那一天早日到来。

终于，这一天来到了！

二、在革命的熔炉里

邱少云获得解放，参军入伍；刻苦军训，取得优异成绩；夏收劳动中第一次认识到纪律的重要；剿匪战斗中机智勇敢；开往内江途中再次认识到纪律的重要；努力学习文化；美帝侵略朝鲜，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北上赴朝。

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。华夏大地沉浸在万众欢腾之中。但是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几个边远省份，据险抵抗，垂死挣扎。一亿以上的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无不翘首以待，盼望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到来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迅速、干净、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反

动派，解放全中国，就成为我军义不容辞的职责，也是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最迫切的任务。

遵照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命令，我军开始了向全国的大进军。解放军采取大迂回、大包围、大歼灭的作战方针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反动势力。

邱少云的家乡四川地处我国西南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风光秀丽，自古有“天府之国”的美称。国民党胡宗南部就盘踞在这里。他们自知难逃覆灭的命运，便气急败坏地大肆搜刮人民，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。

为了拯救人民，解放祖国的大西南，我军从11月初起，分路进军，协同作战，很快地解放了山城重庆，大批共产党人、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得以重见天日。我军继续追歼败逃之敌，12月，将其团团包围于成都一带。在我军强大的军事、政治攻势下，大部分敌军宣布起义和投降，其余被击溃。四川解放了，苦大仇深的邱少云也解放了。

这是12月的一天，听说解放军马上就要到了，乡里的大小国民党官员一大早就跑了个无影无踪。这帮家伙来不及把新抓来的壮丁送上前线，就把他们锁在一家大院子里，邱少云也被关在了里边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前边乱了起来，紧接着传来一阵急促的砸门声。壮丁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20几个人忽地全站了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门被砸开了，几名解放军战士跨了进来。其中年纪稍长的一个大声说：“壮丁弟兄们，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是毛主席派我们来解放你们的，你们从此自由了。用不着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了！”院子里顿时沸腾起来，人们欢呼

雀跃，纷纷拥向门口，围住了解放军战士。

稍稍安静了一下，这位战士又说：“各位愿意回家的回家；愿意参军的可以提出申请，我们欢迎。”又是一片欢呼声。

这突然降临的喜讯，使邱少云心花怒放，几天来压在他心里的恐惧和迷茫一下子消除了。他使劲往前边挤，好不容易挤到战士眼前，一把拉住战士的手说：“我要求参军。”

“好兄弟！明天到我们营部报名吧！”

第二天，邱少云和壮丁营的十几个伙伴一道，风尘仆仆地来到某团三营营部。见营长迎了上来，邱少云紧赶几步，抢着说：

“长官……”

“我们不叫长官，叫首长或同志。”营长的警卫员认真地说。

“首长”、“同志”，多么亲切的字眼，邱少云的心中泛起了一层热浪。他激动地说：

“首长，我要求参加解放军。”

营长握住了邱少云的手，亲切地问：

“老乡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邱少云。”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18岁。”

“说说看，为什么要参军呢？”

“报仇，给我的爹妈报仇！”

营长微微地点了点头，他看出来，这个身材不高、四方脸的小伙子一定吃尽了苦头。

邱少云被分到了九连。